

中国女性终身不育率10年升3倍， 这个势头才刚刚开始？（下）

（接17版）地域方面，在北京、上海，45-49岁女性无子女比例为11.92%和8.18%。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东北三省，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的无子女比例分别为8.59%、7.9%和7.11%，远高于全国水平。而这些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已多年连续低于1.0。

不同于欧美国家婚外生育普遍、多孩占比较高（20%以上）的多元化生育特征，我国婚外生育较少、多孩占比较低，终身无孩率一旦持续上升，对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的负向抑制将更加强烈，且难以通过其他机制得到补偿。如何平抑终身无孩率快速升高趋势，是当前我国适度生育水平实现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杂志《人口与健康》上发了该中心主任贺丹撰写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注重加强一孩生育支持》一文，文章也强调了一孩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性，并分析到“一孩生育的萎靡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随着受教育水平

的提升，女性婚育年龄推迟，以及，主动不生育的女性人数增多，这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世界各国正在发生的情况。除了接受这个事实，各国也都在对其国民终身不育的原因进行详细地分析。

在《欧洲人口学》杂志上的一篇《Life-Course Trajectories of Childless Women: Country-Specific or Universal?》中，作者用荟萃分析的方法综合了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这四国研究者，对他们国家无子女女性选择放弃生育的原因。

该研究发现，虽然单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未生育女性比例较高，但就业困难和长期失业等生命历程中的重大变化也会增加女性放弃生育的几率，而这一点，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中尤为明显。

在美国，一部分无子女的女性是“15岁时未完成学业就开始工作的女性”；而在德国，无子女女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一些“受教育时间很长，但进入劳动市场时并不顺利”的女性。根据那份分析，与意大利和波兰相比，德国和美国的

无子女女性中，有伴侣但没有孩子的比例更高，文章认为这与后两国的文化和对婚姻的态度有关。

理论上，终身无孩水平的变动由未婚未育和已婚未育两个部分变动决定，一项针对东亚和西方无子女女性的研究则显示，“在西方，随着同居和非婚生育的兴起，婚姻与生育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密，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婚姻仍然与生育密切相关。”在法国超60%的生育是婚外生育，而在日本，永久单身女性几乎与永久无子女女性几乎是同一条曲线。东亚社会较高的无孩率与较大比例的适龄群体推迟进入或不进入婚姻紧密相关，也部分由已婚女性无孩率持续上升导致。

在本次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同样关注到了“未婚”对中国女性年龄别无孩率升高的影响：与2010年普查相比，2020年同一年龄别女性的无孩率升高中，未婚无孩和婚后无孩的升高都较为显著，而越年轻的女性，未婚无孩的比例升高幅度更为显著。

如何令较高水平的无子女现象与适度生育水平并存？

终身无孩，是影响整个国家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样的女性终身无孩率，造成的整个国家生育率却仍有差别。

一项针对意大利和英国无子女情况的研究中发现，尽管两国的无子女水平接近，最终造成的生育率却有所差异，意大利的生育率几乎是欧洲最低，英国的生育率虽然也低，却没那么糟糕。

研究发现：在意大利，“无子女水平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女性在公共领域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角色的结构性变化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范式”。现代女性一方面面临着更多的经济责任和压力，另一方面却仍需履行传统的家庭角色规范，她们不得不推迟婚姻和生育，同时育儿服务相关制度的缺失以及倾向无子女的文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而在英国，人们更坦然地接受了无子女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公域和私域的性别角色之间没有那么明显的脱节，使得多子女家庭的比例较高，因而较高水平的无子女现象与总体较高的生育率并存——换句话说，多子女家庭的广泛存

在平衡了高无孩率拉低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论文作者之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向《知识分子》解释：“终身无孩率仅仅是观察低生育率的一个视角，要全面认识目前的低生育率，需要结合更多维度来看，多个中央文件均提到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尊重生育主体、尊重选择、尊重多元，包容多元生育行为，并提供综合全面支持”。

这群研究中国终身无子女问题的学者们希望：“通过考察终身未生育群体的特征，更好地分析导致最终无子女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发现导致生育意愿难以实现的社会性和制度性障碍，提出针对性政策对策建议，并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家庭政策建设，微观上促进那些有生育意愿的个人和家庭实现生育愿望，满足他们对家庭组建的向往，宏观上力争使我国终身不育率维持在一定水平，推动适度生育水平实现。”

来源：凤凰网